尚書集注

召誥弟十八

周書十八　尚書十七

尚書今注音疏卷七　江聲學

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望勿放反俗譌作塱字 注

鄭康成曰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言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也聲謂望者月滿與日相望以鄉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𡈼𡈼朝廷也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朔則是月乙亥朔己丑望也朝直摇反𡈼天鼎反 疏 鄭注見周禮大司徒疏及詩文王正義云是時周公居攝五年皆據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此下文所言即是營成周之事故知是時居攝五年也云二月

三月當爲一月二月皆謂此經當爲一月既望下文當爲二月丙午朏也鄭知然者以洛誥戊辰既是歲攝七年十二月日此是歲攝五年事計五年三月至七年十二月凡三十四月其閒餘分積至二萬八千九百七十六有奇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除之則三十日有餘矣則五年皆六年之終必置一閏置一閏則五年三月朔至七年十一月晦己未三十四月皆三月丙午朏則甲辰朔也攝之後月當癸卯朔七月當壬寅朔率用月而後一日則七年十二月應乙亥朔不得有戊辰若此二月爲一月下文丙午朏是二月則七年十二月乙巳朔戊辰乃與十二日鄭說誠是也但當爲一月之誥出于鄭注經則无一月之文乃云不言正月云云皆鄭自解以注當爲一月不言當爲正月之意也蓋之王初有天下以遂乎月爲年皆而稱一月不云正月之成編一月王辰是也于時未皇教礼故改月而不稱正周公攝政非正爲王安教遽言正月乎至六年而周礼成而洛誥當七年時猶詔王稱殷礼明必傳七年反政之明年爲成王元年乃稱正月此事之必然當故云蓋從治定制礼乃正言正月也治定制礼樂記文也云望者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故其字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皆

說文月部朢也云既望十六日也皆望是十五日則既望是十六日易小畜中孚皆云月幾望皆取象十六日望也云乙未二十一日者經言粵六日粵于也于既望之六日則二十一日也準此二十一日乙未推之則知是月乙亥朔己丑望也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注】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康成曰從鎬京行至于豐就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慈也

【疏】馬注見史記魯世家注云周鎬京也者武王居鎬故知周是鎬京也云豐文王廟所在者史記索隱云豐文王所作邑後武王都鎬于豐立文王廟是也云朝者舉事上朝者行事以早爲敬故告廟必以清朝以朝爲上也鄭注見詩王風譜正義及禮記曲禮上正義與魯世家注云告

文王則告武王可知者豐親于祖、廟猶告自豐告豐廟可知矣步从止少止少止足也少者反止大一足也止少接武而前故爲行也說文亦云步行也云堂下謂之步者釋宮文云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埶也者鄭箋文王有聲詩云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是豐鎬異邑也經言步自周則至于豐者出廟入廟甚近隨不見異邑相遠之文者以成王于豐薦于文祖廟告遂從告武王廟即行不嫌非駕故錄其告不以其異相遠爲文以見成王之豐也魯世家注引此注爲文說作爲以茲據以禮正義改正之

惟大保先周公相宅 相悉匠反 先悉薦反 注 大保召公也召公先周公往視可定居處鄭康成曰相視也 召上照反下召公竝同處昌慮反 疏 敘言使召公先相宅此言太保先周公相宅故云太保召公也鄭注見魯世家注相視釋詁文

粵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方尾反 注 朏月未成光曰三日也 疏 云朏月未成光據李善所引說文與徐本說文異也朏月曰出

是朏生明霸故曰未成光云曰三日也者漢書律曆志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案書正義引周書月令曰三日粵朏粵翌曰也則漢書所引月采乃月令之譌歟今逸周書月令曰敘目存而篇則亡矣其敘云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灋作月令說者謂即明堂月令戴氏采之入禮記者容或當然：即明堂月令太元三日粵朏之文不審覩逸何自引也注不解粵若來之詮者已具解于武成篇矣

粵三日戊申戊麥候反

注 戊申月五日也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

太保以五日之朝至洛相卜所居 相息匠反

疏 云戊申月五日也者承上丙午朏而言粵三日戊申則是月五日也

厥既得卜則經營

注 得卜得吉卜也經營度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營 度代洛反

疏 毛詩靈臺傳云經度之也鄭注儀禮士喪禮云營猶度也是經營皆為度詮故云經營度也云南北為經東西為營者王逸注楚詞九歎云縱也然則經營二名雖同為度詮不為經橫之異故為二名

粵三日庚戌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

注 庚戌卌七日也能左右之曰以庶殷衆殷民也攻猶治也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地因于郟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又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鄭康成曰汭隈曲中也𩫏古鑊反或作郭別字朝直遙反丈直兩反郛芳無反郟古洽反湊七候反俗譌作湊

疏 上戊申爲卌五日則此庚戌爲卌七日矣云能左右之曰以者僖二十六年左傳文謂以之左右之又喻吾所使是爲衆左右之也云攻猶治也者周禮攷工記攻金攻木攻皮之工鄭注云攻猶治也云位城郭宮廟朝市之位者攷工記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建國必有城郭宮廟朝市故知此攻位謂治此等之位也引逸

恭作洛解者逸周書也從文所言即此經營洛之事故引㠯爲說云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者古者六尺四寸爲步三百步爲里則一里之長百九十二丈依攷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則當云方千七百二十八丈遠符其數云方千七百二十丈者略其奇數介云郛方七十里洛解原文本作郛方七百里案郛謂郭也方九里之城方七百里之郭非度也且彼下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謂王畿也郛方七百里則出王畿之外四圍各五十里必不然矣當云七十里庶幾近之故㠯意改之也云南繫于洛水則在洛水之北即此經所謂洛汭也云㠯爲天下之大湊者孔鼂注云湊會也爲天下之所湊會謂四方道里均也云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者孔鼂注云五宮〻府寺也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皆是也鼂又云明堂在國南者則本淳于登之謬說非也孝經聖治章云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則明堂不在南郊明矣凡明堂爲天子布政之宮凡諸大典礼无不行于其中不得在國南也鄭注見正義云汭隈曲中也者孫炎注爾疋云隈水曲中也汭北水北內則是隈曲中也

粵五日甲寅位成

注 中寅月十一日成謂規畫有就緒著國中九經九緯𠂇祖又社面翰後市之位定矣 翰直搖反 疏 作邑大事豈能五日而成且下文庶殷丕作則此言成非謂功作畢也故云成謂規畫有就緒成之言就也云國中九經九緯𠂇祖又社面翰後市者周禮考工記匠人文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注 翼日明日也周公以十二日之翰來洛通觀新邑之營域 疏 云營域者鄭注周禮小宗伯職云兆爲壇之營域是所規畫之處爲營域也

粵弎日丁巳用牲于郊牛弍 注 郊營垗于南郊因用牲以祀天也從洛解曰乃設兆垗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郊用特牲貴誠也 垗治小反俗通用兆 疏 易乾鑿度云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據上言三日正夏正述郊之日安知
此用牲于郊非是正祭而云豦營朔于其郊于周用牲以
祀天也皆若是正祭則王當以天子上旬行其郊于郊祀之郊矣
茲于新邑行郊郊祀之祀者以天子之因始郊祀上帝
于是始太郊郊不容不祭故知是郊以始營也已郊而特
也引伦洽解者以證是時特太營郊以郊祀一也茲上帝
配以后稷今本誤周壽悅祀字人配下闕一字茲引其
文不可云以上帝配后稷因據數經周公郊后稷以
配天之文以增成其說云牛二者帝牛不一祀牛一也者
公羊宣三年傳云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牛牲而
云卜帝牛帝牲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特牲
以小事天神與鬼也是帝稷各一牛也云稷牛唯具是視
賓誠也皆郊特牲而社稷太牢以少為貴也云特牲所
特牲云于郊故謂之郊特牲用解尚矣也用犢：誠之用特
牲郊特也又郊祀之牲以少為貴者以其內賓誠也賓心皆也
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皆如此
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皆其獨也內心者獨皆
賓誠
之說

粵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召誥 七

五

羊一豕一【注】太社以祭后土以句龍配佐洛解曰乃建太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亹以黃土是也牛羊豕各一爲與社用太牢降于天也句果侯反【疏】云太社以祭后土以句龍配者孝經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禮記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是社祭后土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謂句龍生爲后土之官死則配祭于社故鄭注周禮大宗伯云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于社是也引佐洛解者證是時特太社于新邑也鄭注周禮大宰云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故云牛羊豕各一爲牢韋昭注國語楚語云太牢牛羊豕也則此牛羊豕各一是太牢也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貴誠之誼則太牢猶加多于特牲于祀爲降故云社用太牢降于天也

粵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注】周公基事朝計徒肅

慮材用書之于冊己命役于眾殷侯甸男服之粗伯【疏】昭三十二年左傳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己令役于諸侯此言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者文出僞傳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注】眾殷殷承周公命大起趨功【疏】作訓起又訓為云大起趨功兼此二語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復扶又反【注】己猶與也鄭康成曰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會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會成王太于仕己其命賜周公所賜之幣蓋璋己皮及寶王大弓【疏】鄭注見正義云所賜之幣蓋璋己皮及寶王大弓者蕭炑定八年經云盜竊寶王大弓公羊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是

魯有此璋及寶玉大弓也定四年傳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則璋與寶玉大弓非封魯公之分路當是此時所賜于周公者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以侯者周禮小行人合六幣璋以侯是璋必配以侯也案公羊傳璋判白玉鄭以璋與寶玉大弓繡質之者何休注公羊云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總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見象然則禁炸所言玉不止于璋以璋是祀天之玉特見異故鄭止言之

曰拜手稽首旅

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注　旅陳也言旅王若公則王在矣王蓋以欲得周公所獻之卜宅來也經不見王至之文者王于相宅無事也于時庶殷諸侯及治事之臣咸在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言殷拜手稽首以陳于王若公拜以誥導告庶殷

亏自乃御事蕳呼鼎殷及乃御事使符明號也見吏甸反相息匠反

【疏】稱𨽻釋詁文言稱王若公則是王與公俱扗而召公竝附詞于其皆非託公轉達之王者故云則王扗矣云王蓋己既得周公所獻之卜而來也者據洛誥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二視予卜休恆吉則相宅時王尚西都未來當亏使來告卜之後而來洛也王己何月往洛辭不可攷大約總扗新邑初成之時知者詳召公誥詞則佀作邑功成矣當扗是季秋寒之時王于是始往洛召公卿陳此誥也僞孔言王與周公俱往家洛誥言于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又言拜來己圖及獻卜若王與周公同己乙卯日往洛所用伻來獻卜乎僞孔說非也云經不見王往之文者王于相宅无事也者正義引鄭注云史不書王往者王于相宅无事也茲用其說上文鄭注云召公見鼎殷之民大化周公德隆功成侖反政之鄭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則此言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者是召公欲大顯周公之功于天下故蕳呼鼎乃使明聽也

烏戲皇天上

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

命无畺惟休亦无畺惟恤烏虖曷其奈何弗敬

【注】元首也鄭康成曰言首子者凡人皆天之子天子爲之首尒聲謂言天改其首子大國殷之命惟王其受之矣是无竟之美亦无竟之憂也其奈何不敬哉畺竟恤憂也

【疏】元首釋詁文鄭注見正義畺竟者國語周語云侯不在畺鄭注周禮侯乃引作侯不在竟是畺爲竟恤爲憂亦釋詁文

天既瑕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粵氒後王後民茲服氒命氒終智臧鰥在夫知保褒攜持氒婦子㠯哀龥天徂氒亾出執

瑕俗作遐說文无遐字[illegible]詩[illegible]傳訓瑕爲遠[illegible]遐字古作瑕瑕今有於智臧卜鰥反注同俗

伲藏非鰥俗伲㩧非亶蒲保反俗作抱勿字也 注 瑕遠鰥病知匹也保讀爲緥緥小兒衣也亶襃祖徃也亾讀爲无令天已遠終殷命矣此殷先王之精爽在天亏其後繼世之王據者其民服瘝茲命天非不欲殷也其終也賢智退臧病民者在位夫〻者匹偶皆緥襃其子攜持其妻已哀號吁天訴徃逃其无所出苦拘執欲言天之終殷命識是故緥百

浩反夫〻上房孚反下方无反號何刀反 疏 瑕遠鰥病知匹並釋詁文云保讀爲緥緥者保與亶聯文亶並亶負若依保之訓爲安爲養二注皆不與亶聯屬論語云繈負其子繈與緥亶與負皆同注故讀保爲緥〻亶猶繈負也云緥小兒衣也者說文糸部文亶襃衣部文也徂徃亦釋詁文云亾讀爲无者古无字通作亾說見洪範疏

烏虖天亦哀亏亖匚民其眷命用

懋王其疾敬德注天亦哀矜四方之民其眷命用勉于敬德者已爲民主王其敬疾于敬德哉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息亮反下同墜直類反下皆同注稽曰先民視古智夏王天開道之使養天下又從其子而保安之使繼世爲君面猶回向也爲回向以度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墜其命矣言天命无常不可恃也道徒到反下注同度代洛反下注同

【疏】注云稽曰先民者國語魯語文也云又從其子而保之合也使繼世爲君者孟子萬章篇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孟子曰否不然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則得賢也繼世爲天所使可也云面猶回向也者鄭注也見正義云已天命无常不可恃也者爲雖回向以度天心而順之今時則已墜其命

由後王皆亂不能當保天命是天命不可恃也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卟天若今旹旡隊氒命疏格量度也天開道殷使治天下又量度所以保合殷者大如鼎疏云格來成也者蒼頡篇文見文選注成法爾雅釋傳子孫與見同上言從子保此言格保文雖變而意指同故云又量度所以保合殷將大如是今沖子嗣則亡遺壽耇曰其卟我古人之惪矧曰其有能卟謀自天耇者假我本作壽耇茲从漢書孔光傳元后詔所引疏沖子謂成王言今沖子嗣位則无遺棄壽耇者之人當曰是能卟攷我亐古人之德言能匡正君德也而又自从也況曰其又能卟攷其謀己从天道乎卟謀自天猶面卟天若也鄭者或

爲叡叡斉夷 疏 音又叡箋終風詩證也釋詁云從自也 敎反刑與從雖明字矣經典輒以從爲刑助

自亦可謂刑也卜謀自天謂役謀以刑天道是卽向役 天心究順也故云猶迺叶天若也云嚮嚮戉爲嚮嚮諧

謂隱孔 米也

烏虖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

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

民碞 咸夫悲反 碞牛咸反 注 諴味也碞險也小民難保故以民碞

言王雖幼小乃天之元子哉其大能味于小民則于今

休美王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當畏于民之碞險不戒

爲不 疏 諴咊說文諧說文也書敘云高宗夢得說使百 工營求得諸傅巖史記殷本紀云得說於傅險

中人公羊傳三十三季傳云必于殽之嶔巖何休注云 其處險阻驕報是巖爲險說文石部云碞磛嵒也讀與

巖同則碞亦爲險也云小民難保故以民碞言者釋保所 以爲險也康誥云小人難保小人者小民也經言元子

哉何知非謂成王爲武王之元子而注云乃天之元子哉皆據上文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是謂王受天命爲天之首子也云于其不敢後用顧念小民皆讀顧字屬上爲句也說文石部引於碞于民碞不懈引顧字則讀屬上以顧字屬上讀膺孔讀顧字屬下非是云丕或爲不者說文言部引云不象誠于小民蓋古丕不字通也茲不從說文作不皆以經說當從不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注 紹繼自用服治也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周禮大司徒曰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漢式禁反霒雲覆日

也衣今反俗謂化陰

疏 紹繼釋詁文自用皆正義謂鄭王皆以自爲用茲从其說及治說文又部文云土中謂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者周禮大司徒求地中建王國彼篆雒傳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ゝ王城爲地中故鄭引大司徒職文以證王城于天下土爲中也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大司徒職所云正其位洛之業是此經之實證故引之也土圭者鄭注云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是也測土深者是求南北之中正日景者求東西之中也鄭注云[illegible]漸半而置土圭表陰陽當其南北賈公彥疏云表陰陽者東方西方是陰陽是也日南以下至地中者鄭注云景短于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于土圭謂之日北是地于日爲近北也東于土圭謂之日東是地于日爲近東也朝于土圭謂之日西是地于日爲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于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于三萬里之中是以半之得地之中也鄭司農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是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

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注 肅曰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爲旦曰𢙴謂稱周公言爲大邑于土中自是可以配皇天而謹祀于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王其有天之成命以治民于今獲太平之美矣

圖治 直吏反 疏 肅注見正義引禮君前臣名者禮記曲禮上文以是言也假鄭注云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比貪至反了 今邁作節 注 邁行也召公既述周公之言因勸

勅治民之道王當為分土無分民王治民之先務當治

服之御事使以附介近于我周之御事卪制其性使不失中則日行邁于義矣王其敬爲之所哉言當處置之得所也不可不敬悳皆个寧戰戈己起下文毀发編姑反行

釋言文上文其作大邑逆令休文證相建知皆是稱周公之言此言夏殷御事以尒于我有周御事是別起證自是召公自陳己意故云召公續遷周公之言因躬鄉治民之遺云王皆命分土无分民皆後遷書寧瀚傳先逐帝賜融皇書命是言也君分土皆王皆分對諗庶是也无分民皆天下爲家率土皆臣來則受之无所見外是也允逐之言此欲融歸順之兹用其語惟取无分民之意治殷御事使以附尒與于我周御事一縱治之无所分果是无分民也多士篇云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此意也云不可不敬悳皆个寧戰戈己起下文皆下言當監夏殷之不敬氒悳氒隊氒命是申說此不可不敬悳之意則此言是个寧戰戈己起下文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

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注 歷年多歷年所也延長也言不其延言短也言不可不監視夏殷以為戒夏殷歷年修短我皆不敢知惟知其皆以不敬德故早墜其命此即所當戒也

疏 歷年對不其延為言則歷年謂長久故云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君奭篇文也釋詁云延長也故云延長言長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注 今王繼受其命我亦

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墜以繼盟而繼順憂殷先王定國之功也周禮曰國功曰功〔疏〕云我亦思此二國命之所以墜以繼盟皆承上憂殷之畢墜卒命而言惟茲二國命則是謂思憂殷之所以墜命而盟炎之也引周禮者夏官司勳職文以證功爲定國之功也

今王初服厥命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詒哲命

今王初服厥命从王充論衡所引偽孔本作王乃初服〔注〕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繇以善初生意于惡繇以惡今王初服命若生子嬰无不在于初生自詒哲命勉王以自屬于善也哲命謂賢智也〔疏〕云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于善繇以善初生意于惡繇以惡皆論衡率性篇引此經而說之如此蓋今文家說也經言初生則生子安知非謂乃生嬰孩之時而必云謂十五者古言自詒哲命是謂能自教屬若嬰孩之時未有知識

安危自屬十五則成僮舞大傳略說曰十五始入小學新學之始自太之基善惡之所從起故以生子爲十五也云勑王當自屬于善也者言在初生是當言自詒則見專己之意是自屬也云哲命謂賢智也者哲之言智孟子盡心篇云智之于賢者也命也則賢智是與于命者故解哲命爲賢智也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注〕知匹也我〻王也今天勑此三命匹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言命雖自天實自詒之也吉凶兼言之則哲兼愚歷年兼短折省文互見矣省所景反見賢甸反〔疏〕知匹釋詁文云我〻王也者上言今王初服宅命此言今我初服故知我是我王也匹配我王之初服而命之者謂王敬德則命以哲與吉且歷年不敬德則反是召公言此欲見命雖專天授實王自操其蘇以申自詒哲命之意故云言命雖自天實自詒之推明召公之意也云省文互見者吉凶相對而哲與歷年亦與愚與短折爲對故吉凶竝言而言哲不言愚言歷年

不言短折是省文也于歷言吉凶則即可見哲與歷年歷吉凶與短折是爲互見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注祈求也今王居新邑其疾敬德哉王惟德用所以求天長命也長命即所謂歷年也疏說文示部云祈求福也故云祈求也云長命即所謂歷年也者長命謂歷年長久是即上文所謂歷年也言此者欲見此言德用可以求天長命亦即上文自詒之意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注亦亦勿也亦讀如非亂也亦之亦言勿亦王勿以小民過用非常亦敢擾民亦多亦用殄戮以治民亦敢虐民也惟順以導之乃有功效疏云亦亦勿也者亦是承上之詞上句言勿下句云亦則是亦上勿字

亦言大也云敢讀如非禮也敢之敢言多敢者義禮嫥
禮記云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鄭注云二者皆
交曰敢言不敢是敢爲不敢之惪此文大上多字而言
敢則敢是謂多敢故讀同從文敢數云戔典擾民者禮
記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云凡均力
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
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是國家用
民有常制調用非常謂擾民也言多以是戔典煩民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

天下越王顯 注 德元天德乾元也王者體元居

正位乎天德故曰王位在德元易曰飛龍在天乃位乎

天德刑灋也位在德元小民灋之以用于天下于王光

顯矣 疏 易文言傳云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貞則元是乾之德乾爲天則乾元即天德故云

德元天德乾元也春秋說云王不上奉天文以立號則

錯衡無原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何休公羊隱

元年注云王者當繼天奉元故云王者體元居正體元居正者以乾元之德而居九五之位是位乎天德也此之謂王位在德元也引易者文言傳文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詞也虞翻注云文王書經繫庖犧于乾五則乾五是以聖人之德而居天子之位者故傳以位乎天德釋之位乎天德位在德元同說也故引以證經法釋詁文俗本聖作邪非也依字當作聖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替天計反注言君臣相與勤勞憂恤哉期于夏殷歷年也久欲王以小民受天長命蓋民安樂則天說喜而增歷數故以小民受天永命也樂來各反說云拙反疏王符潛夫論正列篇云民安樂者天說喜而增歷數故書曰下以小民受天永命按用其說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民安樂則天說喜也■

拜手稽首曰予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注拜手稽首曰者召公既拜興曰也予小臣召公自偁謙詞也以猶與也讎猶應也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群吏皆爲王牧民者故曰讎民百君子友猶助也末猶終也言我小臣敢與王之應民之臣于以協助民之安受于成命明德助王終有天之成命王亦光顯矣讎或爲醻

疏正義引鄭注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召公拜訖而復言也茲節取以爲注云予小臣召公自偁謙詞也者節用王肅注也肅注亦見正義云以猶與也者義禮鄉飲酒禮云主人與賓三揖鄉射禮記云主人以賓三揖是以猶與也云讎猶應也者說文言讎文云百君子王之諸侯與羣吏皆亦鄭

注也亦見正義諸侯羣吏皆育治民也任是皆爲王牧
民皆牧民必當與民相讎應且讎字或作讎之大應皆
也詁故知讎當訓爲讎民當爲百君子言之如此凡與
下文友民也故通云友也友加二又之者又手也二之則
前協易也逆也云猶易也易二發詞下云其初對知其
上易知本末也初詞擬也卒成也終言末言終皆謂非
也上又是末而終詮故云末猶終也言助民受上咸命
明悳則下終而天也成命正與上文欲王以小民受天
求命語意一貫故知經詮發也
云讎或爲醻皆據釋文云發也

我非敢勤惟

龔幣用共王能祈天永命龔居容反也依作供給

注

勤讀如杕杜勤歸之勤之勞也幣卽太保所以入錫周
公者也言我非敢勞公惟龔奉此幣也將用以供王
能求天永命杕大計反勞力報反

疏

云勤讀如杕杜勤歸也勤：
勞也皆詩敘文詩敘云采薇以歸
也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是其文也詩敘又云杕杜
勞還役也此勤歸猶勞還也證此篇上文言太保乃以

厥幣新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此言我非敢勤惟與奉幣即勤是謂勞周公幣與所賜于周公之幣故謂勤如諸侯之致訓爲勞亦謂幣與太保取以人錫周公者也

洛誥弟七十九

周書十九　尚書十八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辟賓亦反注及下同

復返辟君也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至是反政成王故言我復子明君也大傳曰周公攝政七年致政

疏復返釋言文辟君釋詁文云周公常稱王命專行不報皆漢書王莽傳文雖出于諂事莽者之言然其說實本于今文家博士所傳固是不謬君子不以人廢言也引大傳者洛誥傳文以證此復子明辟實爲致政也鄭注周禮天官太宰云七年致政成王用大傳說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

定命予乃（廟諱）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相息匠反下同）注基始也始命命文王皆定命命武王皆王若弗敢逮及文王武王所受天命我乃嗣事以保安國家追說初時所攝之意也王實季幼不能莅阼象于序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沖退託皆[illegible]東土洛邑也基謀也大相度洛邑其爲王謀作民明君之治（度代洛反爲于僞反）

疏基始釋詁文大明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其敍云文王有明惪故天復命武王也又下武敍云武王有聖惪復受天命是文王武王皆受天命此基命定命哉言基之言始故以基命爲命文王定皆不易之謂武王定天下成王功故以定命爲命武王皆私試文王世子云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踐阼而治足王寶以季幼不能莅阼[illegible]周公所攝[illegible][illegible]周公不可壻王不能而我代之故云[illegible]于序王不能故言弗敢使若謙

沖設詁皆從也基謀大釋詁文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疏

或說河朔黎水近于紂都殷民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之說也鄭康成曰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眾觀召公所卜處皆可長久民使及田相食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也蓋謂春秋傳曰事不再令卜不襲吉澗東瀍西召公既得卜周公無煩更卜我乃卜皆謂占視召公之卜州非重卜也河朔黎水及瀍水東乃周公所卜爾新其斯反

鯀亏僞反說也余拙反【經】或說皆觀虧說也見正義觀
縣門絢反塞卜直容反嬉彪皆隋乃鯀儒於考陰養斷
皆也財其言佔无足取龢正義謂此說是用祭東成也
說財其營當是故取史光注見詩王營謂正義云觀召
公所卜怨皆龢乙召公未奧洛統得卜經營ラ後周公
奧洛錄觀新邑也營城名當改卜財經雜云戊ラ卜實
非周公雲卜故乙縣觀惜公所卜怨也云咨可氏久貢
民使及田相食皆解經謝洛食也設鯀及四川食也經
州云惜洛食故云傳己內也其貨召公所卜帥翔中麼
前余云康宗東綜成名縣成周介洛陽縣是也召公所
卜也名日工城今河南河是也皆鄭與漢地名古況也
後漢時洛陽河前營鄙洛南尹群國悉云洛閔川時疏
成周河洲川公時所城次邑也當炊時謂也十城足也
又祭融注周祇大司徒謂云王國東灘丁城介河南縣
是也與觀此注說同齎東己下增成鄭濟也引竹杯傳
皆衣十秦尹傳文假傳己九季替越牧卜裁辭繼求經
火変繼門是謂沈陽可季與成初以代災不和子齋代
齊財可敵宋不古及十疾奧謝狀帥師代齊人人請卜
土銷柔白晉卜亏此越不非不作宀卜不營去足謝肯
卜乙帅我齊也古亏此不當哭卜引乙況此召公欽得

吉卜周公不煩更卜以諸經言我乃卜皆謂占視之公之卜唯非周公專卜也云河朔黎水及瀍水東乃周公所卜余營敍云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是成周非召公所營則召誥所云厥既得卜止卜王城未卜成周又維洛以瀍水東[illegible]召公所卜然分告之則未以瀍水東維洛公所來卜故知瀍水東是周公所卜也河朔黎水與瀍水東皆[illegible]殷民命卜以河朔黎水不吉故更卜瀍水東是河朔黎水[illegible]瀍水東乃閒時卜則皆是周公所卜矣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普耕反　○伻使也使人來于王所以其新造之地圖及獻所卜之兆象必以圖皆爲口說不可指圖乃可也　爲于僞反　○伻使釋詁文云必以圖皆爲口說不可指圖乃可皆漢書劉向傳引此伻來以圖蓋兼注云伻使也使人以圖來示成王明口說不可指圖乃可諸用其說明也圖益形象可指示故指圖乃可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

疏 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命來相度洛邑之居其佑左周家以配天之美命度代洛及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

疏 鄭康成曰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聲謂視古示字恆常也常吉兩卜俱吉也二人已與周公也言公已定宅兩使人來示我已所卜之美兩卜皆吉我與公二人共當其美爲辭曰貞當也

疏 鄭注見正義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𤰈謂之後頭謂使非一時使二人也知者以公宅洛相之云卜經營當與繪其地圖發使周其王之發成周公召時成周未營族卜吉成周見畫其圖成命依王之事周公自然先已召公所卜以其地圖陳人獻于王所及後卜吉成周了望謂使此時工述周公定兩使人來故先謙王言乘吉來來已見兩謂使之意不其伻來刑予不明順尚以宜言來來今足知毀證不可是矣

云視古示字者義爪上者記云視諸於樂鄭注云示之以給聲者旨記義使識之也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又爪記四爪云幼子常視毋誑鄭注云視今之示字是今人所用示字之誼杜古人助佐視字故鄭箋鹿鳴詩以視民不恌之視為古示字而以示我周行之示為寘也爾雅釋詁文云二人以與周公者言我二人是王數以與周公為二也彖注見釋文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注】億十萬也一說數萬至萬曰億誨曉教也言公以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教拜手稽首受公教誨之言也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此則成王自道己拜非有二拜也數色主反道徒到反

【疏】說文心部云十萬曰億故云億十萬也云一說數萬至萬曰億者毛詩豐年傳誼也億數不同者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為億是久矣此二說姑竝存之云誨曉教也者說文言部文云上拜手稽首是史官所記者謂

上文王拜手稽首曰是史官記成王于是頓身下拜而言也云此即成王自謂己拜皆此拜手稽首講言是成王之語既拜起而爲是言是即謂此一拜經雖兩見拜手稽首之文其實止一拜故云非亓二拜也俗儒皆己此爲成王言訖又拜故特稱之

周公曰王肁爯殷禮祀于新邑咸豑亡文爯尺陵反俗通作稱豑治質反今通作秩【注】爯舉也鄭兼成曰王皆未制禮樂亟用光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秊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頒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咸謂咸徧也王與殷禮祀于新邑徧己尊卑次豑之无亓文也殷尚質用殷禮故无文今文云秉修爯殷禮祀新邑令力呈反【疏】爯舉釋言文但今爾足稱作偁通俗字也鄭注見正

義云王將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者白虎通禮樂篇云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為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稱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是大據此經以為用先王禮樂蓋漢時經師說然也云周公制禮樂既成者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此上文言復子明辟則是政之時故知制禮樂既成在致政之年矣此云明年與政皆矣篇來云戊辰王在新邑又書律秝志引與文己為此篇然則此時卽致政矣是周公反政在是年綏則成王卽政也云咸偏也皆莊十年傳云小成未偏民弗從也知云小賜不咸不咸民弗歸也是咸偏之義也澤大篇引白不咸不咸四濟无諸說其餘云或俗易流小傳繼獄視咸咸讎文而庚偏王伯國己蘭賜為五引此讎讎毛讎之其之皆誦義禮質之楚命文則徧己謂宰讎奠无文文記禮質无无文也云徧文是毛命也命也執无文器云獻質故戴固尚何休注公羊十一文獻也三獻祭尚質皆周之文刑乳質是不一柱禮非也云殷尚文而此云无明殷周殷尚傳韓注尚文記王制綠尚文而此云无文明為用質周尚文記王周綠尚文而此云周之文明用

殷禮故禮其質故云用殷禮故无文云今文云康修稱殷禮祀新邑皆卲白虎通所引吕見上蓋當時博士㞢本故吕爲今文

予齊百工抨從王亐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吕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竺弼曰僞孔本作曰案釋文云曰音越一音人實反案古本皆作曰皆僞孔改爲繇曰非是當作曰竺東毒反與篤同俗作篤非

疏 有事祭也春秋傳曰天子有事亐文武又曰有事亐武宮記皆書亐竹帛吕銘識㞢也宗尊也祭有功臣配食㞢典故吕功作元祀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亐王㞢大常祭亐大烝司勳詔㞢惟命者詔所祀者吕嗣也蓋俟者則祀而命㞢其抨者不豫命吕俟後㞢典也竺厚弼輔也

誥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洛邑我惟勉之曰庶得與于
祭事今王即命于周也曰記諸有功而簡異之以其功
爲元祀惟命之曰今立女之祀皆以女受命于先王畢

補汁窰故識中吏反與羊如反

疏周公詔王祀于新邑而使百工從王于周是使從王往助祭則謂百工庶而事是年庶得與于祭事故云而事祭也引皆林傳皆左傳僖九年及昭十五年文以說有事之爲祭也祀以王敕云太事欸祀執閒記鄭詁云簡記鼎書也則記謂書以識之說文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故云記諸書于竹帛以銘識之也宗彝白虎通宗族論說也云祭有功臣配食之舉皆商書盤庚告其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功臣配食之明證也引周禮皆司勳職文言銘書于王之大常是記功也祭于大烝即以功作元祀也故引以證此烝以功作元祀而言惟命曰則是即命所太祀之凡故云惟命皆詔所祀皆以訓也據君奭篇偁文王五臣其下言迪王惟茲四人鄭君以爲迪武王時虢前皆故四人以嚳及之前皆

虢叔說詳君奭疏僖五年左傳偁虢叔勳在王室藏于盟府則虢叔非所必祀也如閎夭散宜生太顛南宮括及榮公等其抒殷不少知若太公召公畢公則是時餔在秩以功作元祀則皆不答不穆太其祀則此時所命當抒殷符命故云益殷皆則祀而命之其抒皆水穆命以殷後之與也竺學纘詁文弼輔說文引詔文時在篇宗而言從王于周則周謂洛邑故云使從王于洛邑夫記功宗是八君之事因王如周遂詔王逌周之日行此事非謂王出是命也故云今王卿命于周之曰記諸命功而續學之偽孔改學卿命自則教王誰命今偽孔誼非是

丕視功載乃女其悉自學功學功偽孔本作教工非是詁加代坐大傳所引學弋劉反

疏視古示字功載記功之載書也悉盡學效也繇記功大祀以功之載書大示于臣工天下諸侯來助祭皆蔑不自悉己職其上蔑不自悉己職其祭祀是乃女盡其天下諸侯之悉而效天下諸侯之

功也【疏】云視古示字皆說詳上疏云功載記功也載書也皆襄九年左傳云士莊伯爲載書史記伯夫此傳云載籍極博張衡西京賦云多識前代之載皆謂書爲載上言記功宗此言功載則是舊辭所記功之載書也悉盡學效伏生大傳說也其不自悉己奉其上云云用大傳所引舊傳說也大傳云嘗自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效也傳曰當其效功也于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敘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味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己奉其祭祀皆其下莫不自悉己奉其上皆莫不自悉己奉其祭祀皆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悉而效天下諸侯之功也是其說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學古文子朋蒲登反【注】鄭康成曰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聲謂其朋其朋言當所與也少式照反【疏】鄭注見正義云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皆後漢書爰延傳延上封事云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蓋用其說

其往

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燄以林反灼字

絕句釋文云衆讀敘字屬下茲別也【注】燄燄火行尚微也灼爇也戒王自今已往當防微杜漸毋使若火燄火始燄燄雖微其所往爇乃敘覃及不可遏絕矣燄燄或爲庸庸爇始劣反【疏】說文炎部云燄火行微燄燄炎也故云燄燄火行尚微也云灼爇也皆爇注周禮太卜云作龜謂已火灼之是灼爲爇也云燄燄或爲庸庸皆漆書梅福傳福上書成帝引此作毋若火始庸庸盍今文本也假師古注云庸庸微小兒則與燄燄同誼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注】已用也其順常灋及撫循政事當如我所爲惟用在周之官謂成王无改其政與其臣也【疏】已用說文已詁文云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是謂成王无所紛更云惟已在周工是謂成王則用其見在之臣故云謂成王无改其政與其臣也論語子張篇曾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莊子賢則

為治皆无改肯乃之政與其臣是所難也故公以是詔王也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女永有詞嚮喜煬反俗書嚮下著向非也惇都昆反【注】言今往新邑使臣工各向就其官僚明為其事了為功效斯則畢大以成寬裕女其長為聞譽之詞矣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聞亚奮反幾吉衣反【疏】詩曰皆周頌振鷺篇文引之皆欲見名譽永古乃之所相期勉皆以發此女永為詞是勉王長為聞譽之詞也

公曰已女惟沖子惟終【注】女惟沖子惟終成王業是任言其藝大以譽成王也【疏】終成王業是任大沖子當其任是為難也故云言其藝大以譽成王也女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識中吏反辟必益反【注】識記也百辟諸侯也享獻

也言當識小諸侯之享毀不享小從將反俗佮別非【疏】云識範鄭注周禮
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識記也釋詁云辟君也諸侯各君其國故云百辟諸侯也享獻大釋詁文享多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義古儀字也先鄭司農注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爲義【注】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褻也鄭兼成白鞫娉之
禮至夫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匪多而成儀闕也成
儀繹獻大是不享也聲謂惟衍字也見夷句反鞫直侶反【疏】孟子告子
篇引此經趙岐注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治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闕也故曰不成享訓物爲事不
若鄭注謂辰且不成享是孟子之文不可以之于此故止取其一語而鄉錄其餘也鄭注見正義聲謂惟衍字
也者據孟子所引无惟字按此大夫不當爲惟字故以爲衍字惟不役志亏享
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注】惟不役

其志于言故謂之不言凡民大惟謂是不言也惟然則事其爽侮傷害矣侮傷也〔疏〕凡民惟曰不享多方篇蓋其文于此顧佸可省意實多方之文誤衍之于此然无明據不敢爲衍文姑解其詁云凡民大惟謂是不言也言凡民未己是義不及粉皆爲不言也僞孔傳乃云凡乃化之惟曰不奉上矣案此是辭聘之言乃諸侯之職于凡民何爲安得云凡乃化之其詁非也彼傳說文乃絕文

乃惟孺子攽朕不暇聽攽必民反正義本作頒非古也茲从說文所引〔注〕攽分也言政事繁多孺子分其任我蓋所不暇聽鄭棐成以成王之才周公信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疏〕攽分說文攴部文也說文且引云書曰乃惟孺子攽則當讀迄攽字爲句故云孺子分其任以攽字上屬从說文讀也鄭注見正義云而言分者則鄭亦解攽爲分與說文說合云誘掖之言也者詩衡門敍云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鄭彼箋云誘進也掖扶持也

朕教

女亏棐民彝女乃是不孟乃旹惟不永哉

孟僞孔本佗蘉釋文云蘉徐武剛反馬云勉也正義謂鄭王皆訓勉然則蘉字雖譌于六書而其音如芒證爲勉則舊矣錢少詹事大昕據釋詁而後爾物之證謂爾雅所以訓釋六經六經必六經爲是證而後爾是爲是詁釋六經之中孟之爲勉也來爲見意孟之古音近芒洛誥蘉字本是孟字故遂乃皆訓勉聲案淮南氾論訓曰孟卯妻其嫂高誘注云孟卯齊人也戰國策作芒卯信乎孟音如芒此經佗孟音讀皆合

（注）棐輔孟勉也言我教以輔民之常女不勉于是乃不能久安長治哉

（疏）棐輔說文木部文孟勉釋詁文

竺敘乃正父

（注）竺敘猶言懌敘也正長也正父蓋父行所尊長皆若[illegible]叔成叔兼叔[illegible]季己及召公畢毛之屬皆是智舊謂白懌敘九族懌敘長父而親之欲行教以化民則所以輔民

常也。既中兩反　行何竄反　彩如含反　召上照反　疏　釋詁懌茲同訓單故云茲　敍猶言懌敍也猶書皆猶
咨辭蘇所言也正取釋詁文正訓取則正乂猶言取乂
故召爲乂行所尊取者云咨對求成未兼未俾季己及
召芮畢毛之屬皆是者轉成兼縣舒孟王與事成王之
未乂也召荆者召公芮伯論虞气罰篇云召公周公之
兄也史記燕世家云召公與周同姓讓周云周之受於
發則是蓋王族黨或矣鄭注炎巢命敍己於伯孫周同
姓當大是蓋王族黨求則亏成王皆乂行也畢公毛公
皆文王之子則大成王求女他案僖二十四年少傳偏
文王之召凡一十六國甚不及蒯數故云之屬己誦之
之周云命非直文王之子拜太王王季之受度莫處號
之等亏成王稱從祖乂族乂者大誦之矣知正乂彝訴
及亏踐隸之族乂者己言世敍則是須敍與親諫而次
畢百是就族言之矣引於錄彝普己懌敍況世敍則可
見此正乂猶從文所言九族故己爲諧也茲敍正乂能
是敬事之謐故云舒行對弟己化民兼諧言不對不受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則對事是民之常錯故舒行常
事己化民即所己輔民常也上言賊敦女亏巢民彝則
此言世敍正乂即是數成王輔民常之錯故注云裴地
各告

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注）女无不順我之敎則臣下不敢廢棄女之命矣女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无遠用戾（注）女往新邑其敬之哉我其退老以明農哉蓋周公欲脩農業公以己功成當退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也彼往爲所加也戾來也往敎政于新邑寬裕我民則民无遠違去而留來矣（疏）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又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閒不敢怠業又詩七月篇皆言農事而其敘云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是周之先公世修農業也云公以己功成當遂皆伏之大傳歸禾傳云成王之時有三苗同穎一采民得而上諸成王王召周公而問公曰三苗穎一采龢气所生意天下其龢爲一乎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又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龢平越裳以三象重

九譯而獻白雉是周公功致太平之明驗也又取記樂記云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是時居攝七年周公制取樂綏成是功成矣史記蔡澤列傳澤謂應侯曰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又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是功成當退也云託言欲修明先世之業知此是公託言者以君奭篇公謂召公曰予小子同未在位誕无我責收是綏致政之後公將歸之來可退則此言明懷去誠欲履[illegible][illegible]時假託言之以觀成王意爾故下文成王將公命其業事公多猶之言也云假往命所加也者說文行[illegible]文假則予是命往訪也釋詁來戾同訓逆是戾來同誼又公羊隱五年傳云登來之也鄭注禮記大學引作登戾也故云戾來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偁丕顯悳以予小子揚文武之悳烈奉對天命咊亟萬邦亖方民居師

僞孔本對作荅无之悳及萬邦字皆據伏生大傳所引補正之

注 偁舉揚也成王欲留周公錄周公輔相之功言公明保吾我

沖子公偁揚大顯之德以我小子揚文武之德與謂紹

祖文王宗武王也與究也對荅也上以敬荅天命下

以和恆萬邦四方之民安居其師恆久也和則可久故

曰和恆師處也 相息 說文乃訓云偁揚也詁以經𧶘 處反 奇揚字故云偁大揚也云逑周

公揚知之功尚己此經所云爲偁揚周公往日居攝之

功非明自今以後公當如此知皆以下文雖公德明光

于上下云云贊美公德如此其盛是謂以贊之勤則知

此經是謂周公居攝時輔相之功也禮記文王世子云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

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禮公明保成

王之明謂貫居攝時事也云謂祖祀文王而宗武王也

皆祖文王而宗武王禮記祭法及國語魯語皆有其文

鄭注祭法韋注魯語皆云祭文王于明堂以祖宗業皆

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此云祖文王而宗武

王不同皆韋注魯語云周公初郊祀后稷而宗文王是

武王謀承文王之業，奮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受祖文王而宗武王是也。今于此經爲是說者，伏生大傳云：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皆負牆而歌，憤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是故周書曰太誓繇名誥宂禁于洛誥，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是以見之也。據此，則揚文武之德烈，謂祖文王而宗武王也。奉，承，釋詁文。對，荅也，見詩皇矣及江漢箋也。恆，久，易彖傳文。云和則可久者，和則相親，易繫辭云有親則可久。師，衆，釋詁文。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注：將，大也。言公惇厚功宗之大禮，舉秩其元功以爲元祀，而其餘皆次秩舉之。

疏：將，大，釋詁文。云公惇厚功宗之大禮，舉秩其元功以爲元

祀者此經所稱即上文周公數上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也云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御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鋪彷反御字音訝迓同訝者孫孔氏解此經迎唐開元時錄于正義未改御爲俗說引釋文言參鄭王留音魚據反則是鄭王本皆作御案樂漢書禮樂志注引作御衡不迷則作御衡是御衡不迷四字作一句讀○旁溥也穆穆之美也稱上曰衡衡之所以取平也法度之器以論政柄云言公之德光于天地于四方溥謂穆穆之美作擇御于天下之衡不爲迷惑又爲文武勤教于下我沖予宜受其成无待爲勞惟早夜敬其祭祀而已稱出饑反○旁溥說文上謂文穆穆美也釋詁文也稱上曰衡者此選介作論注引鄭注尚書云數以于世與采之于此又

采故不復辭顯也灋𢾋律秝忠云奐亏也所己仕傈而均物亏輕重也故云奐所己取亏也云法度㞢器皆律秝忠云權與物鈞而生奐：鉤㞢規：圜㞢槼：匚朱纙：直㞢準是則此六皆㫖法度㞢器也伏㞢人傳云孔子曰吾亏洛誥也見周公㞢德炎明亏上下勸數四仁哉佮穆：迺亏滋𡨋云：則此刻作穆：當紹句御奐不迭殆爲一句故云湒爲穆：㞢美化操御亏天下㞢奐不咼繼鎗繼鎗半陁隙𠂶繆氣气充寔㞢謂不繼則晷爾鄭寀譽唯臭云又咼文咼者己勸教亏下皆此經言文者謠不莊𡨋不當謂文王者王六四詩云文者吉甫松高詩云文者是憲毛傳皆解爲者文者者此經文者大當如是解

王曰公功棐

迪竺罔不若旹◎【注】言公㞢功棐迪我皆是我无不順是若公罔不若予也言也篤代動反【疏】上文公謂王罔不若予今下言罔不若旹罔文相應故云若公罔不若予也言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即辟于周命公後辟賓亦反【注】辟君也王許周公㞢

誨將徃出治于洛故誥我小子其謨釈君仕于新邑我將命公後後矣誥烝傳出成王定鼎于郟鄏蓋杜此衍也命公後謂封伯禽也王意以爲太公後則可居留公爲王翰相矣

郟八洽反鄏如浴反翰直侶反相息匠反

[疏] 辟君釋詁文上文周公謂王曰予齊百工授從王于周又出徃新邑揆鄉郟竒儀是周公請王治洛此文王竒乎小子其謨則郟于周則是加公也誥故云下詔周公也誥將徃出治于洛引誓杯傳岑宣三季乂傳文采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河南縣故郟鄏地周遂王所乂鼎周公於太于熒以爲郟是巡王城則郟鄏郟乂經所謂周也故引乂傳以說彼忠也遂工攝九鼎皆據但一季乂傳遷王卢周攝人鼎于洛邑也文誥攝成王定鼎也文且以爲社此衍洛恭遷王命營洛也恭而攝鼎于其地其仗鬥此鼎也所必工城爲從後定劭物是成王定也也蓋于時王城初徐周公錄營異其城于大下故請成王正王伐于其鼎以衆穎也則久鼎神物足爲國家遷鼎皆必于是時定也但攷明傳故云恭以

疑㞢辭經上下文意无涉亐定鼎事而必引爲說者欲見此即辟亐周是爲奇事而特行定鼎及即政頌禮樂皆其時㞢大事〻訖即趣函鄭也知者據史記周本紀贊云成王使召公卜居〻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也云命公後公後謂封伯禽也者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即是命公後㞢事鄭亐假注云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則此命公後是謂封伯禽也云王意以爲太公後則可庶留此公爲王輔相矣者王意欲留公而又以公大不可不封〻則不爲留公矣故知命公後是下留公㞢意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㞢魯乎曰不㞢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㞢魯欲天下㞢一乎周也是命公後爲留公㞢明證也

四方迪亂未定亐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注 迪維亂治也宗禮者言禮爲天下所宗也周公所制禮亐時未頒故曰未定敉撫也四方雖進亐治猶未定亐宗禮亦未克

揚循公功已言公不可去也 治直吏反

疏 迪誰寧治皆釋詁文云宗而皆言而為天下所宗也皆宗尊也新王物而為天下所尊其尊毋敘聿係故而記中庸云非天子不議禮又云雖為其位苟無其位大不敢作禮樂焉是也云周公所物而物于時不米頒皆鄭于上文王康殺而注云周公物而物樂于成使成王即用周而行周而仍令用殷而皆待四季即政以神而受職洛後頒而行周而仍頒詩始得用周而故告神用禮是此時而尚未頒也敘揣說文支部文米愆措衖公揚意茗謂公揣當酌轉不得謙委莫費故云已言公不可去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將即梁反 監古銜反 注 將揚士事也公當進揚其後監督我執事之眾官大保安文武所受之民治為我之四輔四輔皆稱充弼疑常左右王者後之又皆繼太于周公為之 疏 說文手部云將扶也將扶益揚誼故云將揚

士事說文士部文鄭注洪範云卿士六卿掌事者是士爲事也云四輔者道充弼承常在王前後左右者謂立于前周公爲之者出大戴禮保傅篇其文云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誼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无失計而舉无過事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我予往至祗歡九字爲一句讀我開元本作我非也蔡書元后傳及杜預傳皆引作我茲勿止

【注】定止肅敬也將猶奉也祗大敬也公其留之我往曰已公功敬奉之且敬說之言常倚公爲重公毋去以困我說发楙反

【疏】定止釋詁文說文肅部云肅持事振敬也故云肅敬也云

將猶奉也者鄭箋我將詩誼也釋詁云祗敬也此舉肅敬之訓故云祗大敬也以于訓爲用又訓爲止又爲語易證不一而字則一後乃以訓用皆加衆文伻研其訓止及語易皆則物伻以分爲兩字非也僞孔氏讀以伻語易而于以字絕句謂從[illegible]洛邑以矣俗本誤皆伻己字案上文繇言絕辭于則則此无煩要言從洛邑且者以既從以爲句則公功肅將祗歡六字爲句長成文理于僞孔氏讀爲也說云公功以維大天下咸敬樂公功不詞甚矣故不可以從爲從洛以字不當絕句也論語八議倫云縣從不解又儆子篇云從皆不可諫皆謂皆答爲從故此以從爲從日也從日以公功敬奉敬祝則吕賴公以安抒也慮故云言常倚公爲重倚公爲重則公者必困故解公伻困我謂公伻者以困我

我惟无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斁替方三字皆絕句替天計反

注 斁解也我惟无敢解怠其安事公勿替以公義堅于四方其世享公之德

解介賣反　怠[illegible]反

疏 說文支部云斁解也且引詩服之无斁而申說之曰

致洮也認則訓致爲解者非謂解懌了解務也故云我
悖无𠱾解務二古假字也云其按悲公多替者替謂叅
滅古宗奉事公多𢦏滅也云㠯公義聖亏四方迷㠯公爲四方之義表聖法也周公拜手
䭫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
民粵乃光烈考武王御名朕龔〔注〕鄭康成
曰文祖者周曰明堂㠯偁文王烈威也弘謂宏大也言
王命我來承安文王受命之民于武王之道大我龔承
之贊錄王畱㠯之意則㠯許王畱矣〔疏〕鄭注見詩維天之命及疏正義
云文祖者周曰明堂者尚書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
府㠯尊天重象也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
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注云赤帝熛怒之府
名曰文祖火精光明文章之祖故謂之文祖周曰明堂
鄭注堯典文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是也
云㠯偁文王者迹文乃單文祖悳直謂明堂爲文祖此

言乃文祖則是稱文王以文王于成王爲祖也釋訓云懋懋勉也故云懋勉也案雖詩云綏合懋賚大謂遂任與此經同鄭假借用釋詁訓懋爲茂以訓爲盛皆以此經光懋聯文不得以懋爲茂故訓爲勇異詮大得兩通也宏大釋詁文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龔先相息亮反 辟必亦反

注 典殷之舊典也孺子來相宅于新邑其大厚取典于殷之賢代以治爲四方之新君作太周邦以龔敬爲先務

疏 云典殷之舊典也者殷獻民必習知殷之舊典言惇典殷獻民則典是殷之舊典矣作周者詩文王敘言受命作周相作故云作太周邦案周之王業于文王故言文王作周成王守文之君而得云作周者擇土中建王國治爲四方新君是大作太周邦也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注 既以龔敬爲先乃曰其自是

宅中出治萬邦皆被休美惟王其當成功矣續功也〔疏〕續功釋詁文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多子眾卿大夫也烈業師眾孚信也言我以眾卿大夫與治事之臣厚先王之成業以答眾庶之望治作太周邦以孚信爲先務望治直吏反〔疏〕多之言眾子者男子之美稱故云多子眾卿大夫也烈業師眾孚信並釋詁文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多安反〔疏〕考成昭明單盡也鄭兼成曰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皞之屬謂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疏〕考成釋詁文昭明鄭箋噫嘻詩單盡鄭箋天保詩

說也鄭注見詩維天之命正義云乃蓋明堂之惪者鄭于上文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位以文天火爲以堂也云明堂者祀五帝太嗥之屬者明堂曰令等帝太嗥[illegible]帝炎帝中央土帝黃帝炎帝少昊白帝穎[illegible]是五帝也與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礼記祭法云祖文王帝宗祖王鄭假注云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是明堂爲祀五帝之所也云謂用與法度也者自古帝王皆有明堂以大與礼皆擧祄于其中是明堂有法度經言乃單文祖惪謂用明堂之法度也云周公邦礼六典謂皆周礼也周礼太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故云邦礼六典云新其法度而損益用之者周礼富礼教觀德官縣象正歲年頒告朔禪雲物掌成均之等皆明堂之法度也其闕節文不以盡於肯代容有所損所益故云損亦用之法象說論語注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是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

注 鄭康成曰寧爲寧王云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將謂以寧王當謂武王並營洛邑揔殷

民皆武王之意故言使我來治洛者敎殷民皆了受命于武王也

【疏】鄭注見詩何彼襛矣正義云周公謂文王爲寍王者君奭予其文大誥所偁寍王雖兼言文武然大是周公之誥則云成王大謂武王爲寍王皆于尚書元文而鄭言此皆鄭以下文兼于文王武王頌言武王大得偁寍王以說此經之寍兼偁文武也聲不刑之而以寍爲出謂武王者蓋文王未克殷不得以營洛邑遷殷民爲文王之意安得以災殷爲受命于文王乎故知命盡當謂受命于武王也知營洛邑遷殷民皆武王之意者逸周書度邑解偁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史記周本紀偁武王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是營洛邑實武王之意也桓二年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俗說以義士爲伯夷叔齊案夷齊扣馬而諫在武王觀兵之日彖忍而坐遷鼎時乎其非夷齊明矣義士即頑民也周以其梗化謂之頑民其不忘故君固其義也且周公大偁之爲多士目之爲獻民則謂爲義士實爲允協然則武王之時固已豫視民梗化之事周公之遷殷民自是武王之意則此慎敎

殷民乃是受命于武王皆也

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鬯其呂反與秬同鬯敕尚反卣夷久反

注 秬黑黍也一稃二米鬯釀秬爲酒芬芳條鬯故曰鬯卣中尊也絜祀爲禋故云明禋言雖獻也宿猶經宿也敬于祀不敘經宿敬也鄭康成曰曰明禋皆六典成祭于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祭告明堂則復禋于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稃方亞反釀奴尚反芳孚

文反或佗芬同絜巾屑反復服殺反

疏 云秬黑黍也一稃二米皆說文鬯 說文鄭注周禮鬯人穀官云秬如

黑黍一稃二米秬卽秬同字也穀廟足鐸艸及毛詩生

民傳谷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說爲異皆鄭悉絲錄閒

云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疋柸一稃二米

米知二皆同異鄭君以仌依絅其反稃太𠎵廟足蓋言

己曉乃變无異稱也據鄭以說則秬秠實是一物以鬯
秬一稃二米可也云鬯釀鬱爲酒芬芳條鬯故以鬯者
鄭注鬯人云鬯釀鬱爲酒芬芳條鬯于上下也云卣中
尊也者釋器文鄭注鬯人職大云卣中尊且云尊者彝
爲上罍爲下申說卣爲中尊也意也說文示部云禋絜
祀也故云絜祀爲禋故云明禋言己絜故偁明也說文
亯部云亯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故云亯謹獻也
鄭注見正義鄭知明禋是祭于明堂者五帝太暤之屬
者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則禋是祀天帝之
名明堂五色之帝是天帝凡昊天上帝爲六天故知明
禋是祭五帝堯典禋于六宗六宗太即六天也若然則
禋于文王武王文武太言禋何益釋明禋之文亦順言
之介且精意以亯之謂禋容禋或太可稱言也

惠竺敘无有遘自疾

萬年猒于乃德殷乃引考 遘工豆反猒一炎反又一鹽反俗作厭乃別字

注 惠順也遘讀爲冓自用疾惡猒飫引長考成也順其竺敘正父之錯推己畀敘其臣民使无爲構隙

用相殘惡者則臣民甚多飽飫安惡殺民當大觀感而

化之居成其治矣 鬭丁豆反惡烏路反 鬩據反治直吏反 注 惠順釋言文云讀讀爲

者說文鬭鬭說鬭象對文之形則鬭爲文鬭王架七哀

詩云鬭虎方讀逸是以讀爲文鬭則古字讀與鬭誦此

經讀字讀當爲文鬭故讀爲鬭毛詩親讀傳云自假成

兼用役成安之讀也是自爲用也公羊僖十七季傳云

君予之惡〻也殘始是殘爲惡也獻殺象融注也見釋

文引居鬭成从釋詁文背文用公言之教之正文又言

役裕我民其下謂成王之言重王命學來己下之後是

公言縣之言教殺言之教夫教殺必光自教其臣民則

此之教是綏眾背文之教正又而言推及跡議己學教

其臣民之所謂裕我民也故云順其之教出又出謂推

己曷教其臣民云〻也上言教殺下言得殺之學教則

此殺之引爲是謂殺民則化而成治故云殺民當大觀

感而化之居

成其治矣

王𢼊殺之綏殺甚多與衆觀

滕子懷真 絕句 敘字

注 上使殺民不順其殺將自是焉

年其長觀懋我周家子孫而懷其德矣戊辰王在新邑烝釋文云王在新邑烝絕句鄭讀王在新邑烝祭加鄭疏戊辰十二月日也或以為晦日則非也烝祭名烝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也

疏劉歆三統術云十二月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云云案以戊辰為十二月日是也何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謂之歲月也十二月于周為季冬于夏正為孟冬是首時矣以戊辰為則戊辰為十二月矣案春秋隱六年經書秋七月公羊傳云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謂周之孟月晏子春秋所云首時是夏之孟月非周之孟月皆可知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注云記魯失禮所由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春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云譏亟也何休注云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又桓五年傳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是夏正之七月十月于周為九月十二月也然則四時之祭皆

以夏正之孟月此十二月正當夏之十月故知戊辰是十二月日也然則何見其非晦日乎據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然則召誥是攝政五年事洛誥乃七年時事屬謂以召誥與此篇為一年內事而據其三月丙午朏以推此戊辰為十二月晦不大謬乎故曰非也以曆推之戊辰蓋十二月之十二日說詳召誥經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祭享先王故云禋祭曰禋禋祭也禋釋天文也孫炎注云禋雜也謂品物也云記之者記始祀于新邑也皆禋是常祭不必特記此則以洛邑新成始于是行禋祀故記之也

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騂息營反俗作觲从辛非祝之又反

（注）祭歲者歲首二當也于是成王即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是其事也然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立周公後光

言祭而後言歲者殊異祭文使必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執下已見告對公後大歲覲事也與兼戒白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用二特牛祫祭文于武王于文王廟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告神已周公其宜繼後謂封伯禽也騂謂騂赤色周尚赤故用騂牛處命諸侯必特假于廟示不敘事也歲覲之侶反覲言直侶反祫胡夾反

疏 正義謂鄭已烝祭上屬釋文則云鄭讀王在新邑烝皆偁鄭說而說不同釋文是也蓋烝下不必言祭舊讀極八年舊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又烝又極五年少傳云閉蟄而烝禮記月令云大飲烝皆烝烝下不言祭則此當如釋文所偁鄭讀烝字絕句則祭字自當下屬歲爲句也據伏生大傳言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諸錄則予成王即政諸侯易祭之文而即政則必已朝言之則于歲皆行之此經于烝下言祭歲自是歲皆朝言之祭故云祭歲者歲朝〻言也于是成王即

洛誥

政以正月朔旦行朝享之禮徧祭祖廟告嗣位焉且即
引詩敘以證之也詩敘者周頌烈文敘也鄭箋彼敘云
以爲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朝
享者鄭注周禮司尊彝云朝享謂朝受政于廟是也云
敘乃以二特牛祭文王武王告太周公後者言朝享敘
謂乃復歸此特牛之祭明其然是一祭與先祭即政後
則歸封公後也知烝皆據正義謂鄭意以朝享之後特
以二牛告文武將周公之後也云先言祭而後言歲者
嫌異祭文使必于特牛之祭且使歲文在下以見告封
公後太歲朝事也者敘是歲皆之祭懸先言歲而後言
祭但是日烝附祭皆祭文在歲下則嫌此祭即謂文武
解牛各一之祭故讀歲在祭下小異祭文與騂牛各一
之祭歸二事也且以歲歿解牛之祭解文則祭文武告
封公後得蒙歲文以見太歲朝之事故先言祭而後言
歲也鄭注見詩烈文正義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皆上文烝是烝祭于烝下言祭歲明是烝後改歲首事
須祭此時周公歸反政則成王即政及封公後二事皆
不容緩必于歲首即行故知是元年正月朔日也云祫
祭文王武王于文王廟者此祫亦非謂三年一祫之祫
知者公羊文二年傳說祫祭之禮云毀廟之主陳于太

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則惟合祭文武異于假傳所謂祫也止取證于祫之言合介文武異廟而合祭自契與卑就尊故知于文王廟也云使史佚讀所冊祝之書者史官名佚者與周公太公召公俱爲戒王四輔者也云告神以周公其必爲後者以言祝冊故知是告神即謂告文王武王之神也云謂封伯禽也者伯禽周公子魯公也公羊文十三年傳云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是周公其後謂封伯禽也云騂赤色者周禮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鄭彼注云騂牲赤色云周尚赤故用騂牛者禮記檀弓云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云[illegible]命諸侯必特假于廟者周禮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儐鄭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繇王右以冊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冊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于祭焉是天子命諸侯不因正祭之儐必特假于廟也但此封公後與卿政同日卿政故假廟矣而云特假于廟者蓋卿政止用勳高之禮蓋用二特牛祭文武是專爲封公後而特設此祭則亦是特假廟也云示不亂專也皆不敢專謂不敢專惠使恩賞皆自祖考出皆

禮記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彼文明君雖謂諸侯而天子亦命諸侯于廟大此意也

王賓殺禋咸假王入太室祼古玩反

注王賓諸侯助祭者易曰初用賓于王詩敘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禋之言煙周乃尚臭殺牲取膟膋合蕭燔黍稷燔之煙臭冒達故曰殺禋王賓于殺禋之時皆至于廟矣肅曰太室清廟中央之室灌謂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膟呂戌反膟同膋洛蕭反蕭銷究反瓚才旱反鬯敕亮反俗作鬱非

疏禮記郊特牲云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諸侯來朝王己賓禮之獻以鬱鬯之酒是諸侯爲賓于天子之證又詩臣工箴諸臣助祭諸侯之詩也敘其詩云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是天子于助祭諸侯以賓待之也昔故云王賓諸侯助祭者引易者觀四爻詞也食觀卦詞云觀盥而不薦謂卦辭王者觀于明堂之禮非文

四類五交依五類天子四類諸侯其說曰數圖出光物
用賓于王是易祭諸侯也象故引以證此王賓類易祭
諸侯也又引詩敘皆以對周公後歸成王既政同曰事
故又引眾文詩敘以見此時爲攝祭諸侯卿經所謂王
實也云禋也言禋皆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
承禋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气之臭聞者兹用其
詩也則八而臭皆祀然牲性文案柴牲牲云蕭合黍稷
臭陽達于牆屋以注云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也
婦牲牲又云取膟膋燔燎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
合燒也次爲黍稷也故云穀牲則取膟膋合蕭與黍稷
燔也燔臭前達故曰穀醴勞與膟同字也雜皆曰刻牲
牲云綴澤焫後詩牲然陰气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
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焫在灌後毛詩文王傳
云祼灌鬯也則灌即祼也經先言禋而後言祼若以福
爲禋則焫在祼前與記文不合皆曰祼爲二韶柏牲牲
所言是灌地降神也祼即所謂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
達于淵泉所謂先求諸陰也象鄭注易觀卦所云盥薦
灌地以降神是也此經也祼非是之謂乃祼尸余祀記
祭統所云君執圭瓚祼尸是也若以此祼爲灌地降神
則時采從牲何殺也爲經何以先言殺兮禁此祭也始
洛誥

當自為灌地降神之祼文不具亦茲于殺後言祼自是
祼尸矣夫祼既在殺後何不可在燔後乎且燔必取膟
膋則殺與燔相因之步經緒殺禮聯文則解禮為獨奚
為不可難者又以子言祼為二節為說乎答曰為之尸
者至乃為之祝延之入廟而君不出迎豈為灌地以承
尸者而祭統明為祼尸之文則灌地與祼尸固非一矣
且祼尸者以獻尸也主以獻之尸受以祭諸地乃後啐
之與之者主乃灌地之祼實得以獻尸乎故以祼為二
節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
命北面史繇君右執冊命之鄭注云一獻一酌尸也此
經祼下卿言于命周公後作冊佚誥說祭統所言一獻
之後冊命其位號正同蓋足證此祼之為祼尸矣諸
注見正義案太室者明堂之太廟太室在四正堂之中
央者天子宗祀之所也盧言清廟中央之南者蔡邕明
堂月令論云取其宗祀之兒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
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然則清廟即明堂太廟太室
即其中央之正室肅雝不顯紿深川之釋文引馬融注
曰號廟中之夾室夾室則非正室矣恐非是故不從也
云祼用圭瓚酌鬱鬯以獻尸者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
鄭注周禮司尊彝職云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佚誥【注】王命封伯禽爲周公後作爲冊書王依前南鄉周公於國伯禽後之次於國史佚讀王又執冊誥之皆降拜登受冊背炑傳自對揚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手稽首揚公拜手後自之以養周公報以爲周公主揚頌云王曰叔父建介元子俾侯于魯大啟介宇爲周室輔蓋皆其誥詞也

依因豈反鄉前[illegible]反善乂

【疏】云王依前南鄉者周禮司几筵職云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故知此封伯禽時王依前南鄉也案禮記祭統說爵賞之戲云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不同者蓋彼是諸侯命其臣之禮與此異也云史佚讀王又執冊誥之者禮記少儀云詔辭自右凡爲君出命必讀君又也故祭統諸侯命其臣史讀君又執冊命之覲禮天子使諸公賜侯氏車服太史讀命次自諸公又也云皆降拜登受冊者凡臣于君賜無不

降階而拜登堂而受周公雖以未反之貴且當踐陛而此時則還就臣位自歎夫降繼戒以成王之辭降而卿身拜者不可知而方其聽命給詔自必歸降故云皆餘拜卿傳言周公拜手首夫不必堂上稽首也蓋林傳皆公羊文十三年傳文言對者公以爲周公也又言相以爲周公主則對伯禽卿此經所謂命周公後故引以證何休注假傳云加白番成王貽授其策土之詞然則之以養周公二語是成王誥伯禽之言也引魯頌皆閟宮論文解王以則是趣錄者貽受對時成王之命詞故云蓋皆其誥詞也

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言在十二月則周公居攝七年也文武受命所謂基命定命周公皆言予乃胤保保謂攝政以保是命也史書公遺故曰誕保文武受命鄭康成曰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踰其

數煩方苦反俗佗乃倚府非

疏 篇首周公言朕復子明辟謂反政也又言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述說初時居攝之意也此上文言祭歲則是成王歲勤卽政而祭也故此于篇終記公居攝之年數必言十有二月皆明箸是歲乃帀七年故云言在十二月則周公居攝有七年也經偁周公居攝必言誕保文武受命故注詳申其意云文武受命所謂基命定命皆以基命繇文王所受命定命繇武王所受命說具詳前文注疏以周公言予乃胤保繇攝政以保天命大解于前文之注贊則此言誕保卽周公所言胤保史官述周公之意而書之故云史書公意故由誕保文武受命數注見詩文王正義及禮中庸正義及周禮天官疏云文王受赤雀者中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此鄭所據也云武王渡取白魚皆事出太誓篇云旨七年而崩皆伏生大傳云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謂受赤雀銜書之命也說者以受赤雀之明年爲文王元年則文王受命七年不數受赤雀之年也武王取白魚是觀兵時事後二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而崩是踰數取白魚之年及崩年爲七年也鄭則文王受赤雀之後矢林八年實繇帀七年武王

得命負時四月也殆在十二月則大幾而七年矣故云皆七年周公攝政在居攝七年之後是不謂文王受命己後之年數故云不數謂其數

多士第八十

周書第十　尚書十九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疏　鄭兼成白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

疏　注見正義云成王元年三月皆此篇所于洛誥之後則事在[illegible]此後可知初時營成周則欲安集殷民之意遷是閱三年矣且雖即政公得周殷則愍諭殷民必不再緩故知經言三月是成王元年三月也云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皆先是數政比王城故知此自王城往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

旻天大降喪于殷（旻，武巾反。喪，息浪反。）注 弗讀爲拂，拂，逆
也。逆猶善也。言不善乎旻天大降喪亡于殷。系鄙白秋
白旻天，秋气殺也，故言降喪，故偁旻天。疏 云弗讀爲拂 錄逆也逆猶
肯也皆說是大誥從系注見釋文云秋旻天皆爪令
文宗歐陽說也。寀釋天云：秋爲旻天。李巡注云：秋萬物
成劉陽命文卓故白旻天爾雅注云旻猶愍也愍萬物
淵洛一殺谷非系說系云秋气殺也皆明堂月令孟秋
云人隱然肅仲秋云殺气漢盛是秋气殺也云方言降
論岐俯旻大昭系意己上文言三曰是李萬律寅也月
亦闕秋時也天號故沒也言以言降喪故西取殺說而
偁旻天也。寀詩大小足凡三言旻天狀威是偁旻天者
試多取威勸也說于雨凡正即云降齊鐘鐘召旻助云
大語降齊二詩偁旻天火行言降齊故系云製明偁天
號各合惛極也故鄭君穀又經縣說云六數也中諸偁
天皆已情所系言也非成于其時偁也浩：界天系天
止博蚨蒼天蒼天系天也高明旻天不弟系天也生穀
當得其空上天同云系天也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也系

天猶乃之說事各從其言命此說正與多誥合

我有周右命將天明威致王罰敕殷命終于帝〔注〕將猶奉也我周右助天命奉天之明威致王者之罰以敕正殷命以終于上帝之事〔疏〕云將猶奉也者義取轉訓云使終不段謂東字將命于鄭注云將猶奉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翼王鄭孔本从弋釋文云馬本作翼正義云鄭王本弋作翼故加翼〔注〕肆今也鄭康成曰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女殷之王命贊謂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疏〕肆今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翼猶驅也者毛詩騶虞云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又吉日詩云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是翼驅同訓也云周起于百里者孟子公孫丑篇云然而文王由方百里起是也案殷地大周方百里而云周起于百里故言小國者以百里之國

滅殷對殷而言則爲小國也○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畀必至反怙乎古反書古文訓本作志志怙異文同字類字當以說文爲正茲故从說文作怙【注】畀與也罔誣罔怙或作志俗讀爲固或且改作固字非也春秋傳曰無怙亂惟天不與信誣罔而怙亂者故輔左我我其敢求天位乎怙乎古反【疏】說文丌部云畀相付與之約在閣上也故云畀與也釋詁云畀予也予與音誼同也論語雍也篇云罔之生也幸而免何晏注以爲誣罔故云罔誣罔云怙或作志者薛季宣書古文訓作志也案孔穎達正義本乃開元時所改今文本非僞孔原本書古文訓乃僞孔本也說與金縢疑據書古文訓助可知僞孔本亦作志也而其傳乃云信无固治是讀志爲固矣後乃无知遂誤仍志爲古固字唐明皇帝從變古初今直改作固字穎達本遂作固故云俗讀爲固或且改作固字非也益信无固治之云類誤以志爲固而語又是不詞故曰非也郭忠恕汗簡心部古志字釋爲固

云見尚書蓋忠怨懟于僞孔傳信天固治之云故誤釋[illegible]爲固據此尤可證僞孔本此文作怘矣怘从古下心怙从心旁古同是从心古聲實一字也依說文當作怙引舊林傳皆左氏僖十五年及宣十二年傳皆爲其文以證怙亂之證以申其是也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注 帝大天也秉執也畏讀曰威惟天之不與殷于何驗之驗之于民而已惟我下民所秉執所以顯明天之明威也天猶幽殺恐不能諭多士故指民言之所謂善害天皆必爲徵于乃也

疏 上言惟天不畀允罔怙亂此言惟帝不畀故云帝大天也秉執釋詁文云畏讀曰威皆古畏威字同說詳尚書微子疏云所謂善害天皆必爲徵于乃也皆所謂漢武帝冊賢良對文也見漢書董仲舒傳

我聞曰上帝引佚有夏不適佚則

注 上帝天也引佚謂引縱逸

俟之賢言天欲乃君任賢也此周公錄所聞之語也有夏謂桀也不適言不進賢也大傳曰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數三不適謂之誣俟則引俟之則也則讀如五命賜則之則謂規領也數音朔反

【疏】王充論衡語增篇及自然篇皆引此上帝引俟一語而說之云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案經典凡言上帝皆謂天帝未有偁古昔帝王爲上帝者如般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君奭假亏上帝柱荅上帝前御上帝監民上帝不蠲詩皇矣上帝上帝不寧上帝是祗周禮昊天上帝易彖傳聖人亯以亯上帝孝經以配上帝禮大傳柴亏上帝皆指謂天帝其它不及覼縷總无非偁天者故此不用王充說而云上帝天也云引俟謂引進選俟之賢言天欲乃君任賢也者下云命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是言湯能任賢爲天所命則此引俟是謂欲乃君引進選俟任用賢人也云此周公錄所聞之語也者欲見周公所俾我聞之言也此上帝引俟一語也引大傳者多士

伏生尚書大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是其文也以證此不適爲不誰賢也云則讀如乂命賜則之則五命賜則周禮大宗伯文彼鄭注云則地未成國之名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此解則字雖有多寡不同要皆爲畫定之領數又說文刀部云則等畫物也謂等量而畫與物爲數分是故以則爲畫定之規領也其人傳所云三年一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是引伏之規領與

惟帝降假鄉于旹 鄉許兩反

【注】假來也鄉讀爲肸鄉之鄉帝來降鄉于是言下災異以誥告桀也 肸許乙反鄉許兩反下遐嫁反

【疏】假月釋詁文云鄉讀爲肸鄉之鄉晉雜人叔羊舌肸字叔鄉今从傳

國語皆作求向所經典向字又讀作饗則饗向三字皆通也司馬相如上林賦云肸饗布寫說文十部云肸饗布也左思蜀都賦云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肸饗作劉淵林注云言天帝于此會變從福也熱福則不惪是天神來與降布咸福之意則天帝降之己福則亦出己咸故謂饗為肸饗言下與己謂告榮也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私泆反正義本作佚泆釋文云亦作佚

注所勤作切切也言辭其辠狀可指說也言榮不作佚泆天淫大肆其淫泆作切切辠狀言辭說也

疏云肆作切切也說文尸部文切切皆說也訟也卂屍辛屍楊理辛也鄭注周禮說文辛部云辛辠也辭訟也說文辭部云辭訟也其辠治出辭知今勤矣然則辭者辭其辠狀之辭也傳襄二十三年臧孫紇出奔邾其人曰其辠我亦辭也孫曰無辭謂己辠無可指說出辭己為辭說也則此爻言辭是謂爻言辠狀可指說也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注元始也惟是

天无所念聞厥其始時之命下致滅亡之罰【疏】元始釋詁文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注】革更也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也天既廢夏命乃命湯更代之用賢才以治四方更古行反【疏】說文革部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也是革為更也鄭康成注禮記引辨名記云才德過千人為俊故云俊民才德過人者甸治毛詩信南山及韓奕傳文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注】自湯至帝乙无不明德以擇恤祭祀言殷先王皆賢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注】亦惟天大建立安乂有殷治之殷先王亦无敢失天意言皆順天命也故无

不配天富其福澤詩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喪息浪反疏云富其福澤者已言配天是謂保乂天位則其澤當謂延能居久富其福澤殷下文降若茲大喪反對僞孔氏謂帝其惠澤非也引詩者文王篇文假毛傳云帝乙已上也鄭箋云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故不忘也是與此經證合故引之證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注後嗣王紂大无明于天猶況曰其又能聽念于先王之勤勞國家乎

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佚正義本作泆茲从史記注馬融曰紂大淫樂其佚无所顧念于天施顯道于民而敬之也樂勒各反疏注見史記宋世家注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喪息浪反下同注惟是天不保佑紂

降如此大喪亡之罰惟天不畀不明氒惪凡
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注】大喪
亡所已降惟天不與不明其惪者故也匪獨殷也凡四
方小大國之喪亡无非有辭于罰皆言皆有可數也辠
數罰也畀明天不枉罰无辜數色主反【疏】言惟天不畀不明氒德是由說上文
降若茲大喪也畀故云大喪也所已降惟天不與不明
其惪者故也云匪獨殷也皆已言凡四方小大邦皆足
據虞云滅亡之國皆歎不獨殷矣逸周書世俘解云武
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是當時滅亡者正多
也其辭于罰毀上人淫所有辭也諡同次謂其
辠然可指序故云言皆有可數也辠數罰也辠
王若
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
事有命曰割殷告敕于帝【注】□□告敕也

言我王大善承奉天事天有命曰割殷國則往伐之敕正殷命告事于帝謂坶野祡于上帝[illegible]靈[illegible]詩定之[illegible]多中鄭箋證也割勑說文刀部文告敕于帝卿禘嘗敕殷命宂于帝之謂故云敕正殷命告事于帝告事卿告敕正殷命之事也云謂坶野祡于上帝皆禮記大傳云坶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祡于上帝是我王既亭殷而告祭于天之事則此經言告敕于帝正謂其事矣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適啇林反

注 適讀當皆爲敵也惟我事順天天下不爲貳心而爲敵皆惟爾王家作難與我爲敵謂武庚叛也難奴旦反

疏 禮記雜記云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于它國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讎雔同者也又論語里仁篇无適也釋文云適鄭本作敵是古者適敵同字通用故輒以適爲敵荀子君子篇云四海之內无客禮告無適也楊倞注云適讀爲敵又淮南齊俗

訓云夫一者至貴无適于天下又文子云一也者无適之道也是皆以適讀敵也此經兩適字俗解作之適之詮于語意殊覺不詞若作敵解則不貳適謂无貳无敵尒王家我適正指者事之殺參觀上下文此解最允協故云適讀當為敵也

予其曰惟尒洪无度我不尒動自乃邑【注】洪大也我其曰惟尒率為大无灋度我求不女動也難發自女邑自取滅亡尒難乃旦反【疏】洪大釋詁文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注】肆故也正殺之也周禮曰賊殺其親則正之我亦念兹事之殺是天就于殷而大拂戾之非尒多士之辠故不正尒多士肆所以不誅而遷之=【疏】肆故釋詁文云正殺之也者王霸記文其書亡矣此文引見鄭君周禮大司寇注故得采之引周禮者鄉大司寇文彼鄭注云正之者殺而治其罪

是與此經正字同誼故引己證

王曰猷告尒多士予惟旹其遷居西尒非我一人奉惠不康寍旹維天命【注】西止息也奉猶秉也康靜寍安也我惟是之故遷所居己西息女非我一人所秉之惠性不靜安也是維天命使然尒【疏】云西止息也者說文云西鳥在巢上也象形日在西而鳥棲故因己爲東西之西俗作棲从木妻聲則西本爲止息之誼段借己爲東西字尒必知此經西字不作東西誼者殷民本在紂城朝歌之墟今遷之于成周是遷東北遷于西南非正向西己西爲西方不若己爲西息于誼尤允協也云奉猶秉也者秉訓執持奉之誼奉持也二字誼相近多方云非我有周秉惠不康寍與此非我一人奉惠不康寍語大相佀而秉惠之言易曉故己秉況奉也康靜寍安皆釋詁文據釋詁康文訓安斷不用安訓者己康寍聯文若皆訓爲安則誼重複故康用靜訓

亡違朕不敢有

後毋我怨【注】違，去也。女毋違去此邑，所我不敢有後命誅責于女。女女毋以遷故而怨我，言此者欲毀之要，始使相安也。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為命，不可攷矣。今文无為元脫違字。要宮行反

【疏】違去，毛詩殷其靁傳謂也。云故書後下一字摩滅，疑當為命，不可攷矣。漢熹石經殘碑後字下有一字洋漫不可識，似據文證當為命。何已言之？蔴來云時予乃或言爾今時予者一言也，明後不復有言矣。此文與不相亂者，後詒化來足當之號，小數者後命予毀壞來之文相應，故知後字下當為命也。但僞孔古文及開元本皆无此字，漢石經又隸後字已下，故不可攷矣。不可攷，故不敢質言而云疑也。云今文无為元脫違字，皆據漢石經殘碑有此，雖天命元脫不敢有八字。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注 迪進簡擇也惟汝所親知者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記識殷革夏命之事今汝又據之而言曰殷先王之世夏王之後進簡擇在王庭其爲士者有治職事在百僚者已此費遷我周蓋殷民已周滅悉并而又遷己不無怨言故公錄之識中吏反 遷亞投反

疏 迪進釋詁文簡擇鄭箋簡兮詩說也云今汝又據之而言曰皆舉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之下而云今爾又曰是錄殷民之據是典冊而爲言也云夏王之後進簡擇在王庭其爲士者有治職事在百僚者〻蓋周滅悉并遷殷民二事皆殷民所不順其俾夏殷故事必以對己相形助迪簡在王庭謂對夏王之後對滅悉并言有及在百僚謂錄用夏臣對見遷言也史記夏本紀云湯封夏之後是簡在王庭爲封夏後之明證也云已此費遷我周皆遷者怨費也史記張耳陳餘傳陳餘曰不意君之遷臣深也殷民俾夏殷故事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

是怨費周之不知殷也

多士

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注）我惟法殷先王聽用德故我敢求爾王之後于天邑商而封之謂封微子爲殷後也鄭康成曰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疏）云封微子爲殷後也者微子之命敘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是[illegible]滅武庚而後封微子也上言夏迪簡在王庭是殷民以周滅武庚而出怨言此言予敢求爾于天邑商是公自解說于殷民言不絕商後自是謂封微子矣鄭注見正義云言天邑商皆亦本天之所建者言同受命而王皆天之所建商亦然故云亦本天之所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人云亦大子之商此蘇上文亦云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是商亦本天之所建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辠時惟天命

（注）我之受大殷後惟率循故事矜憐爾商家故則武庚之滅非我之辠是維天命矣今文肆爲夷矜爲憐（疏）云則

是亦之滅非我之辠是維天命矣皆言率俾於尒是是殺紀殷後皆是殺說是章之滅非己本意故知經言非予辠時維天命是就誅者帝言也云今之逮嚴夷所辭憐皆王充論衡雷虛篇引云予惟率夷憐尒案夷也言常憐殘於同說率夷憐尒謂率循常憐於憐尒高于說大鐳但此學憂紬舊杜汪庭而言率隸於尒肆之言故謂率循殷學憂故事於恆尒商此說是長故不加今文

王曰告尒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尒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偽孔本无此尒二字茲用蔡邕石經本奄衣檢反偽孔本作奄說文邑部云奄周公所誅奄國叛則此當作奄

注來自奄謂踐奄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四國管蔡商奄皆我來自奄之時我大下教命于彼四國民我乃明致天罰于四國之君下戰悰反

疏此篇是成王元年時事言皆我來自奄則來自奄時在前矣成王政敘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多仁敘云成王歸自奄鄭注

成王政敘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
事故云來自奄謂踐奄歸也事在周公攝政三年云四
國管蔡商奄皆誅破爾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周公
東征則四國也此經所云四國矣從毛傳云四國管蔡
商奄也故此亦召四國之管蔡商奄云伐大下敦命于
成四國民皆多亡歸王來自奄鄉于宗周〻公告王命
告四國多亡白我惟大降爾命又云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此言予幾來自奄則所云大降爾四國民命割多
亡所云是也多亡又云乃命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閔極之則所云大降爾四國民命非謂數民生命乃是
下曉告民之敦命也

迻爾瑕逷比事臣我宗多遜

支反開元皇帝改作移非其誐矣假爪王不爪走假誐
從假𡴀諸𤼷巽而字則同毛誐宗作傳訓瑕𢍉蘇是其
諸也从貧逆反注同遜色囚反僞我本沁遜其傳訓爲
慎索依順誰則字當他遜猻則誦省字也𨐌之本作他
遜則字
別矣
㊟迻遷徙也瑕逷遠也多遜遜順也迻以于洛
是遠之故士也惡俗从新臣事我宗則庶幾誦于遜順

緇衣曰龔以隸之則民有愻訢具靳反隸力至反疏諺繇述也說文言部文叚謠繹也釋詁文多繇皆𤔲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叚引親禕正義謂服虔本多作祇解云譌也𤔲則多毀祇講多夾可訓譌也愻順說文心部文說文且引善書曰不品不愻以識愻之證爲順也款則凡經傳中孫字說𤕦順皆皆當作愻如禮記內則云孫交視忠學記云不发了而特中謂孫論語記而云書則不孫借十五年左傳十又慶鄭吉公曰不孫此諸文孫字皆當作愻今經傳中皆不作愻學皆不役知爲愻字故因此經而枚聚數條以示後學錄不緣羔數也緇衣皆書篇名杜禮記叚鄭注大云愻順也叚文言民之爲愻專于龔以隸之故引以證此此新我周庶可緇于愻順今本禮記誤作則民爲愻心邑專不識愻字而傳官款也賴宋本作則民爲愻可據以爲正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注申重也今我惟不忍爾殺恐爾陷于辠戾惟是故爲重申之命皆歸自鄗大

降民命故此爲秉命也（秉直容反）疏（申秉釋詁文）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匚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賓必刃反榦果案反朳木斆聲）注案融曰賓卻也蔡讀如爲讀則賓讀當爲擯也今我作大邑于此土中洛汭之區㠯待四匚我于四匚无所擯卻豈獨擯外爾多士乎亦維爾多士所服從奔走臣事我皆謙孫順則我將安定之爾乃庶幾尚有爾土爾乃庶幾安寧之幹事之所矣（卻去約反幾居衣反）疏（馬注見釋文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六國從親㠯擯秦秦必不敢出兵于函谷關己害山東矣則擯謂擯卻之也史記蘇秦傳則云六國從親㠯賓秦）

則古字賓與擯通也篆訓賓爲擯則是賓訓之證矣故
云勑賓讀賓當爲擯擯也云今我作大邑于此中
洛汭之地以待四方皆辭注疏諸云洛邑之域五嶽
之外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
天子之居又稱忠答詔爾閒云東觀貢賦所均是則作
邑于洛取其土中于四方來會覲里均其〃云以待四
方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啻式豉反釋文云徐本作翅〃啻但也予矜敬則天与
案啻字當作翅翅則謂用字也
予憐予〃不矜敬則不但不矜害爾土我大降戮天
罰于予身微懲之〔啻〕啻但也啻下无侯篇云不啻不啻
合怒疑注云不但不罰合怒是啻
猶但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注 興盛也今我惟是宅居于我邑繼我所居之業我其
爲宅事爲居久長于此洛邑則可以居子孫于此我小
子乃興盛矣是述爾遷基之也言此皆又歎屬之擾乎孫中
支反數加 疏 興盛與發天保詩說也云繼我所居之業
文興數數皆謂所教以謀之之常業若班固幽通賦
所云家舉西季之業士食舊志之名氏遷及光邑之映
疏濟備族世之所績工用尚曾之規互也宅爾邑孫謝
宅其居處則繼爾居不得復謂居處故以爲所邑之業
易文言傳云修詞大其誠所以居業也是業可言居也
遂變詩云職思其居火謂所遂之事遂居也云於其爲
宅事爲居久長于此洛邑皆王肅注也見正義不傳肅
以皆說使注文上下範冊不復復識小也云則可以微
子孫于此皆讀我其居樂其業久則將萬有子孫于此
洛邑繼史記乎準書所
云爲變皆各子孫也
王曰公[illegible]
[illegible] 注 王曰下葉爲服文武之言爲也今時

我乃明言告女〻其安所尻我申肯文无續敚下闕系

後之意語究个寧之也 疏云王曰下蓋予脫文皆己王曰又曰之文不相屬文已此篇文體與多方篇相佀據多方篇末云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介命乃要云又曰此篇王曰下當亦別予一二語而後備又曰今此所否故已幾予脫文但疑兼无質故云蓋也或之言予也皆鄭君論語注證也肯文言无續幾不毁予後此云時乎乃或言是故不復予後言云介逌尻則是欲其无續者此肯後語意相繼合故己爲申肯文之意語究个寧之也

召誥暨多士標題凡四十一名

召誥經文七百三十一名壆文一尺七百三十二
言注千九百七十三字釋音辯字三百三十九言
疑五千八百八十九字
洛誥經文七百六十四名壆文四尺七百六十八
言注二千八百一十八字釋音辯字八百六十四
言疑篇一千四百一十三字
多士經文五百六十九名壆文三尺五百七十二
言注千四百六十七字釋音辯字三百七十三言
疑四千五百六十七字

尚書今注音疑篇七 完